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白露屯溪

高發奎

屯溪的白露是圓的。小窗對著一片松林，垂下來的松枝像馬尾。松樹上常有褐色的小松鼠，跳來跳去。

從宿舍到教室，我用了十分鐘的時間。教室在五樓，我的課桌在窗前。後窗對著霧氣騰騰的新安江。仔細地看，白色的水汽慢慢地漫上來，裹著江邊洗衣女的棒槌聲，一下，又一下，敲在有心事的人心上。

那年我十七歲，剛來屯溪讀中專。白露這天早上，我在食堂排隊打飯，前面排著一個脖子上戴著銀項圈的女生。紫布裙，白襯衫，後頸上一顆小小的紅痣，皮膚十分黝黑。

她猛回頭，眼睛大大的，眼神深深的。遞給我一袋「紫菜」：「看你昨天沒吃菜。」聲音很輕，像露水從松針上滑下來。我連忙說謝謝，只是聲音更低。只記得那天的粥很燙，燙得手心冒出了汗。

後來的晚自習之後，我們常去江邊。九月的風已經涼了，帶著水草和魚的腥味，我的嗅覺適應了，什麼也聞不見。對岸的燈光映在水裡，碎成了粼粼的波光。

她問我《詩經》裡的句子，「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說這句最好，好在哪？我想了想，說好在一個「為」字吧——露水怎麼就成了霜呢？

她說話時總愛仰起頭，露出那顆小小的痣，仿佛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裡。項圈更亮了。

一到周末，我們總會租單車去陽湖。稽靈山路兩旁的稻田剛黃了邊，草葉上掛滿露珠，車輪碾過去，濺起了水花。她忽然停下，蹲在田埂上，用指尖接了一顆露水。「你看，」她把手指舉到太陽底下，「圓的。」那顆露珠在她指腹上滾了滾，

碎了，變成更小的幾顆，每一顆都映著小小的彩虹。她「哎呀」一聲，甩甩手，說可惜了。其實不可惜的，那年的陽光那麼好，露水碎了又聚，聚了又碎，怎麼也數不清。我的臉羞紅了。

一個晚自習，她把一張紙條傳過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看了她一眼，她正低頭做題，耳尖卻是紅的。我寫了「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傳回去。

紙條在課桌中間停了很久，最後被她折成一只小小的船，夾進課本裡。後來我翻過那本書，船不見了，只有那一頁，折痕很深。

畢業前最後一個白露，我們去屯溪老街吃餛飩。她忽然說，她要回泰安了，父親幫她找了一個工作，到郵局上班。餛飩湯的熱氣蒙了她的臉，我看不清——一個人來到了新安江。

江邊的風更涼了，燈還是那些燈，水還是那些水，只是「所謂伊人」，真的要「在水一方」了。橋的石欄上，露水正一顆一顆地凝起來，像誰忍著淚。

十年過去了。又是白露。我站在北方的窗前，忽然想起十七歲那年那碗燙手的粥，想起紙上那只小小的船。屯溪的霧，新安江的水，老大橋的燈籠，它們都還在麼？還有那個後頸有痣的女孩，她有沒有在某一年的白露，忽然想起那個笨笨的少年？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屯溪不是我的故鄉，卻藏著我最干淨的念想。

那些年我們收集的露水，大概早就在歲月的日頭下曬干了，可它們碎開時的樣子，一顆一顆，都裝著十七歲時的彩虹，掛在她的銀項圈上。

今夜北方無露。我仿佛看見她蹲在田埂上，舉起手指，說：「你看，圓的。」

下肚，暖意直抵心底，消解所有奔波的疲憊。

有個周末，我和媳婦臨時起意，未提前告知便驅車回鄉，想給母親一個驚喜。推開院門，暖陽鋪滿庭院，母親正低頭擇菜，黑發間夾雜的縷縷白發格外顯眼。她抬眼望見我們，眼眸瞬間發亮，嘴上輕聲嗔怪，眉眼間卻盛滿藏不住的笑意。

話音未落，她來不及收拾手中的青菜，拿起剪刀，匆匆走進小菜園剪韭菜。我去田間幫父親忙活，泥土混著陽光的氣息質朴舒心，讓人身心舒展。不多時，縷縷餃香隨風飄來，勾得我快步歸家。灶台邊，圍著泛白藍圍裙的母親掀開鍋蓋，白霧裹挾濃香撲面而來，滿屋暖意融融。

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上桌，皮薄透亮、餡料飽滿，咬開便有鮮香湯汁溢出，滿口都是地道家常味。我吃饱放下碗筷，母親又執意添上一碗。那天我飽腹而歸，心底的幸福感滿滿當當。

餃香亦是新年不變的儀式。母親始終堅守，大年初一的餃子必要清晨現包現煮，她說現包的餃子才有年味、夠鮮香。

天色未亮，父親便早起放炮燒灶，柴火噼啪作響，暖遍整座老屋。母親趁著晨光和面調餡，布滿歲月紋路的雙手格外靈巧，揉出筋道的面團，調好鮮香的餡料，手法嫺熟。一個個圓潤的餃子形如元寶，盛滿一家人的新年期盼。

年歲漸長，我才讀懂餃子裡深藏的偏愛。母親素來不吃葷食，卻年年為我們包葷餡餃子，自己常年將就吃素餐冷飯。

兩年前母親做完手術，手臂活動受限，再也不能利落包餃子。一次回鄉取藥，她輕聲提議想吃餃子，眼底滿是期盼。我和媳婦主動接手和面、擀皮、包餃，陪著父母閒話家常。

看著二老吃得滿足開懷，小院煙火氤氳，這份溫暖，是城市生活永遠無法替代的溫情。

返程路上，熟悉的餃香始終縈繞鼻尖。這縷跨越歲月的香氣，不只是食材的鮮香，更是母親無言的愛意，故土溫暖的煙火，是我漂泊路上最安穩的底氣。無論我奔赴何方，總有一灶煙火、一縷餃香為我守候，指引歸途，溫暖歲歲年年。

秋日沙棗滿枝香

謝家璋

時序入秋，暑氣漸散，田地曠野間，沙棗樹褪去夏日的綠意，枝桠間結滿了紅褐色的果實，簇擁成團，像珍珠般墜在枝頭。清冽的秋風拂過，沙棗簌簌晃動，仿佛在醞釀著獨屬於秋日的香甜。

沙棗樹不似尋常的樹木那樣青翠，葉片是帶著銀灰的綠色，在陽光下泛起一層銀白又柔和的光暈。樹身粗糲，枝干帶著細碎尖刺，卻能結出滿枝小巧又香甜的沙棗。沙棗果長僅約一釐米，呈紅褐色，泛著淡淡蜜黃。果皮上蒙著一層薄薄的銀粉，摸上去微微發澀，像是斂盡了曠野的風霜，質朴無華。

兒時的村子後面有一排沙棗樹，每年秋天便結滿沙棗。沿著黃土小路而行，便看見青黃相間的一片，風吹樹影搖晃，滿樹沙棗簌簌輕落，清新的果香瀰漫野地。我們蹲在樹下撿拾落果，抓起一把抹去浮塵，塞進兜裡邊走邊吃。沙棗的果肉並不豐厚，綿密細軟，剛入口時，那層薄皮是一股粗糙的干澀，咬開後的果肉綿糯，沙沙的、面面的，帶著一絲厚實卻不膩的甜味，隨著果肉一起在嘴裡化開。而它的核呈長橢圓形狀，表面上刻著深淺不一的天然紋路，如同生命的脈絡，記錄著果實生長的痕跡。日頭漸漸西斜，天邊暈開橙紅色的晚霞，我們走在歸途，衣袋被沙棗撐得鼓鼓囊囊，裡面裝的是年少時那份朴實的歡喜。

沙棗花是春夏時開的，花瓣是淺淡的米白，藏在灰綠色的葉片間毫不起眼，湊近卻有清新綿長的香氣撲面而來。不同於尋常花朵的嬌柔豔麗，沙棗花沉靜淡雅，隨風飄香數裡，籠罩著整條鄉間小路。折一束花枝，插在瓶中擺在窗台，整間小屋花香縈繞。待到花期結束，落花融進干硬的泥土，直至秋時凝結滿樹的沙棗。

一樹沙棗，從開花到結果，熬過春的料峭，夏的熾烈，在秋意漸濃時沉淀，釀成果實的香甜。

繁華落盡之後，果核散落塵土，靜靜等候來年春風，再綻放出新的生機。

沙棗生於貧瘠之地，耐得住干旱，扛得住風沙，用滿身尖刺作鎧甲，以傲然風骨佇立於鄉野荒地。粗糲是它的外殼，柔軟是它的本心，越是環境艱苦，越努力抽枝、開花、結果，雖無桃李婀娜的姿態，也無牡丹豔麗的容顏，春日有綿長花香，秋日有甘甜漿果，將溫柔饋贈給路過的人。

如今我已離鄉多年，見過無數名貴花果，卻始終難忘那一抹沙棗的甜澀。歲月輾轉，飄流漂泊，秋風又起時，我仿佛回到了那片土地。望向滿樹褐紅的果實，故鄉的溫情從記憶深處浮現，任時光荏苒，難以忘懷。

燒傷燙傷後千萬別這樣做

9月12日是「世界急救日」。熱水、熱油、蒸汽、明火、高溫物體……生活中，燒傷燙傷並不少見。意外發生後，有人急著涂燙傷膏，有人拿牙膏、醬油等「土辦法」救急，還有人直接冰敷、挑破水疱……這些習以為常的做法，可能潛藏誤區，延誤病情。

燒傷燙傷後，第一時間該怎麼做？

「臨床上最常見的燙傷燒傷是熱液燙傷，比如開水、熱粥、熱油、熱湯等，此外還有火焰燒傷。」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皮膚性病科副主任醫師張馨予說，在臨床上，燙傷和燒傷的急救和早期處理方式有很多相同之處。

專家指出，燒傷燙傷後，第一時間應先脫離致傷環境，盡快、持續給受傷部位降溫，以阻止熱力繼續向深層組織滲透。

「最關鍵的第一步就是『沖』。」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整形美容燒傷科主任張帆說，對於常見的燒傷燙傷，要立即用流動涼水沖洗創面，常溫自來水即可，一般持續15至30分鐘，以疼痛明顯緩解為參考。沖洗降溫後，再小心去除傷處附近衣物、手錶、首飾等，隨後用干淨紗布等輕輕覆蓋創面，根據傷情及時送醫。

需要注意的是，「涼」並不意味著「越冷越好」。

張帆說，冰塊直接接觸創面會使局部血管劇烈收縮，可能進一步損傷組織。如果傷處面積較大，還可能導致體溫過低，加重休克風險，延誤創面恢復。

廣西南寧急救醫療中心公眾培訓科醫生阮慧光說，燒傷燙傷現場最常見的「幫倒忙」行為之一，就是往創面上涂蘆薈汁、醬油等生活用品。不少人誤以為從新鮮蘆薈中擠出的汁液是純天然且安全的，其實這是片面理解，可能會對創面造成刺激。張帆說，牙膏、香油等涂抹傷處，可能污染創面；酒精、碘伏等直接用於新鮮創面，則會帶來刺激，也可能影響醫生判斷傷情。

專家指出，輕度燙傷僅損傷皮膚表層，表現為皮膚發紅、輕微腫脹，一般無水疱出現。如傷及真皮層，就會出現局部紅腫、起水疱，並伴有較為劇烈的疼痛。

燙傷後起了水疱，能不能自己挑破？張帆說，小水疱表面的庖皮本身可以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隨意挑破可能增加感染風險。較大的水疱或位於關節等特殊部位的水疱，應交由醫務人員評估處理。如果水疱已經自行破損，也不要隨意撕掉庖皮，可先用清潔紗布輕輕覆蓋。

張帆提示，如果燒傷燙傷範圍超過一個巴掌大小，或者發生在面部、手、腳、關節、會陰等特殊部位，即使面積不大，也建議盡快就醫。專家提醒，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種不易察覺的燙傷——低溫燙傷，也應引起注意。

張馨予介紹，低溫燙傷，指人體皮膚長時間接觸41至45攝氏度低熱物體導致的慢性燙傷。熱水袋、暖寶寶、電熱毯等日常用品，溫度雖不算很高，但長時間接觸皮膚，也可能造成組織損傷。由於初期使用時，我們會感到溫暖舒適，低溫燙傷往往容易被忽視，等出現紅腫、水疱時，損傷可能已經形成。

專家提醒，燒傷燙傷不能只憑受傷後的「第一眼」判斷輕重。張帆介紹，部分二度燒傷早期可能只是發紅，之後創面可能逐漸加深。電燒傷或許表面創口不大，深部損傷卻可能較重；化學燒傷等也有特殊處置要求。如果疼痛持續甚至加重，或者創面顏色發白、變暗，需要及時就診。

丹尼索瓦人化石，被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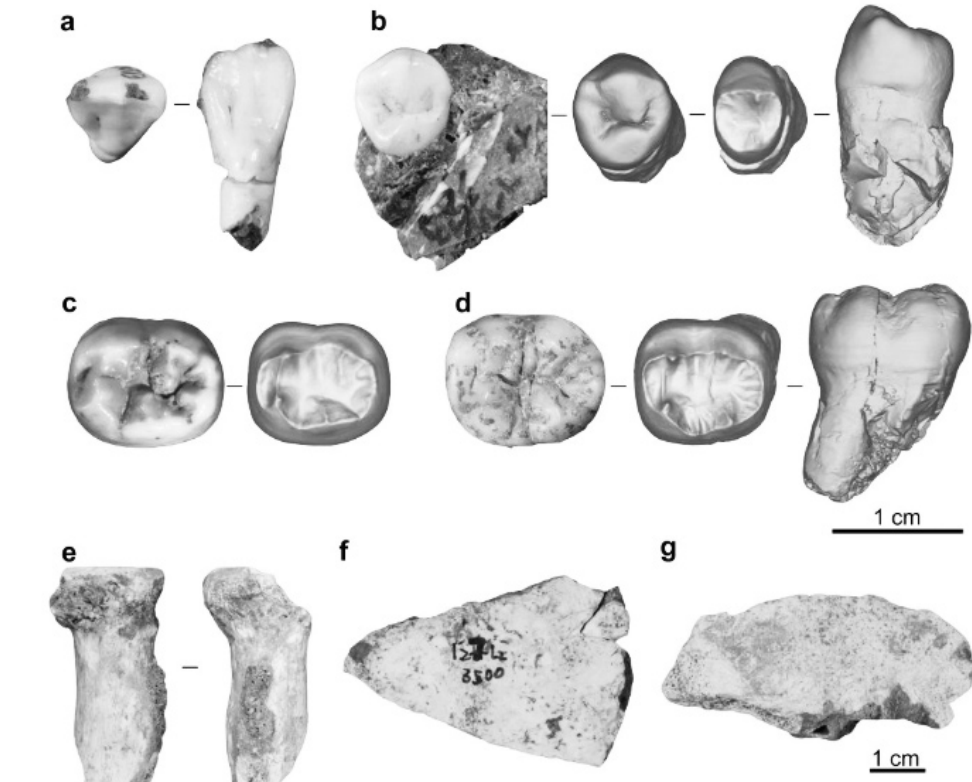
記者9月10日從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科研人員對雲南鶴慶縣蝙蝠洞遺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國西南部地區發現丹尼索瓦人化石，並系統揭示了這一古人類在東亞南部的技術行為與生存策略。兩篇論文於北京時間9日同步在線發表於國際頂級期刊《自然》。

丹尼索瓦人是21世紀古人類學最重要的發現之一。自2010年被命名以來，這支曾與尼安德特人並肩生存、又與現代智人有基因交流的神秘人群逐漸成為古人類學研究熱點。但其化石記錄罕見，科學界對其技術行為、生存策略等知之甚少。

蝙蝠洞遺址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海拔2370米。2019年，考古團隊在此發掘出厚達6.6米的地層堆積，其中包含2.3米厚的10個文化層，年代跨度為距今約19萬年至7萬年，出土人類化石的地層集中在距今16.7萬年至13.4萬年。

兩篇論文的主要作者、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阮齊軍介紹，遺址共出土7件古人類化石，包括4枚牙齒、2件頂骨碎片和1段橈骨。其中4枚牙齒屬於5歲至12歲少年，橈骨屬於一名成年人。牙齒的特征暗示丹尼索瓦人內部可能存在形態多樣性。橈骨化石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件丹尼索瓦人長骨，為研究其肢體形態和生物力學需求提供了直接證據。

遺址還出土了1366件石制品、10件骨制品和豐富的動物骨骼遺存。其石器技術保持長期穩定，表現出兼具權宜性和組織性的靈活技術行為。可鑑定的骨骼遺存以鹿科和



牛科動物為主，顯示這群古人類通過專業化狩獵和高強度動物資源利用，建立了一套適應本地資源環境的穩定生存模式。

遺址跨越10余萬年的文化序列表明，丹尼索瓦人在當地經歷了長期、反復的棲居歷史，經歷多個冰期-間冰期氣候波動而保持整體穩定，為認識東亞南部丹尼索瓦人的活動歷史和生存適應模式提供了關鍵且豐富的研究材料。

上述研究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完成。

<新華社>

施湧造尊夫人逝世

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施諮詢委員湧造令德配施府李夫人謚翠屏（南莊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逝世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10號靈堂，出殯日期未定！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花圈致奠於靈前，勉其節哀順變！並定出殯前夕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全體同仁務希蒞臨參加祭禮及送殯執紼行列，共表哀思，而盡鄉誼！

施湧造喪偶

旅菲執中聯誼會訊：本會施湧造理事長令尊夫人，聯絡主任施延龍令慈，施府李夫人謚翠屏，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 - Tulip 靈堂。擇訂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